

春节的“零吃”

◎刘卫(湖北武汉)

小时候,一年中最盼望的就是过春节。虽然我们能吃上大人平常舍不得买的大鱼大肉,穿上漂亮的新衣,但最让人难以割舍的还是母亲精心准备的各种春节“零吃”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贪吃的这些零碎里,母亲付出了巨大的劳作和深沉的爱意。

翻条。顾名思义,就是和面时加些许糖精,待面团软硬适中搓成长条,然后切成薄片,撒上芝麻,下锅前在上沿划一刀,再翻过来,炸至金黄色。起锅后,满屋香气弥漫。在果盘里摆起来煞是好看,咬起来嘎嘣脆。小孩子牙好,极喜。它是最寻常的休闲零吃。

酥果。将糯米捣碎,制成浆状,外面裹饼,捏成长圆柱形,用筷子在上面压一道槽。小火,用花生油炸,不停地翻面,拨拉。估摸着里面的糯米浆膨大,熟透时再捞起,在盆里裹上糖衣粉。外层脆,里面的糯米粉像一层层白色网膜,有连绵性,吃起来

酥软蓬松,入口即化。最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,利于消化。当然,小孩子也乐于“共

享”。

薯片。当然不是现在用土豆炸成,而是红薯片。入秋后,适逢红薯大量上市,母亲把上好的红薯洗净,蒸至半熟,然后切成薄长条或圆形,在太阳底下晒干,装入密封的袋子里。在准备年夜饭时,母亲抽空炸至灿烂金黄色。由于太大众,我们总是开玩笑说,母亲拿薯片“充数”,故而被我们列为春节期间的“备用零吃”。

此外,母亲还会炒奶油瓜子,绝没有人工合成添加剂一说。瓜子饱满,粒粒飘香,让人回味。母亲还会准备麻辣花生仁、白芝麻片,以及水果糖、甘蔗和从外地运来的奇特水果。

整个春节期间,我们总觉得嘴巴不够用。家里的零吃腻了,就到外面“寻味”。那时兴外出拜年,从正月初一开始,满大街乱窜的就是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男孩子。为有更大的“收获”,心眼多的小弟特意让母亲在新衣上缝了几只硕大的口袋。父母两边的兄弟姊妹多,关系好的同事也不少。每次拜年前,我和弟弟甚至还列出了便捷高效的“路线图”。

我们先给姥姥、姥爷、祖母

拜年,再就是几个舅舅和叔伯,接着是与父母交往甚密的同事和熟人,连要好的同学家也不放过。送上吉祥语和耳熟能详的新年祝福,归来时往往能得到数额不等的“压岁钱”,还有满满几大荷包包的“零吃”。印象最深的是那年给母亲的老校长拜年,除乖巧地聆听新年里要好好好学习,以后考上名牌大学的叮嘱外,他的老伴韩大妈特别奖励我们十几颗沪产的“大白兔”奶糖。这可是我们春节“零吃库”里的珍品,隔半月才舍得吃一颗。我们边舔边回味,自我激励,以后要发奋努力,不辜负老校长寄寓的厚望。

现在小孩子真幸福:春节零吃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。虽开包即食,但工业化加工缺少一种最重要的味道,即家里的味道。而我们孩提时的春节零吃虽原生态,也仅仅是节日美食里的一种点缀,但都是由母亲亲自加工,倾注了长辈们深深的爱意,能延长“年的味道”。它们所包含的厚重亲情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满格,这在物质丰盈的当下更显弥足珍贵。

我的

年

岳父岳母不算账

◎钱永广(安徽天长)

过年了,我和妻子决定一道去看望岳父岳母。经不住妻子的一再坚持,去时,我们打破过去给钱的惯例,花了一千多元钱为他们买了一些礼品。

当我们提着大包小包,浩浩荡荡走到岳父岳母家门口时,二老远远就迎接上了。岳父岳母一边从我和妻子手中接过去东西,一边夸赞:“孩子们带的东西真多啊!”岳母边说边把袋子打开,尔后两眼眯成一条线,向邻居们炫耀道:“哟,有我喜欢吃的核桃!”岳父也像个孩子似的,从包里拿出两条香烟,脸上乐开了花:“还是娃子懂得我,我最喜欢抽的就是这种烟了!”

很少见岳父岳母当着别人的面这么开心,我的心猛地一紧,很是汗颜。岳父岳母是做百货生意的,以前过年时,我和妻子总为要不要带礼品而发愁。岳父岳母经营百货生意,同样一件礼品,他们的进价要比我们在外面采购的价格低许多。所以每年过年看望老人,我就想,只要多给他们一点钱就可以了。我总是固执地算着一本经济账,每次看他们时,都是递上一些现金表示孝心。

可这次,拗不过妻子的坚持,我们把钱变成了核桃、香烟等礼品,仅仅是顺了岳父岳母的喜悦,就把他们乐坏了,真是让我始料未及。此前我一直担心岳父岳母会责备抱怨我们在外面买东西乱花钱,不会算账!

现在看到他们眉开眼笑的样子,不仅我的担心一扫而光,还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孝心是不算账的!我们把钱换成了礼品,即使钱被别的商家赚了,岳父岳母也会感到满满的幸福。

喜气洋洋灵枣红

◎张仁义(河南鲁山)

前些天,收到了战友不远千里从汾河岸边发来的自己种的冬枣,树上长到自然熟的那种,个儿不大,但又红又脆又甜。没错!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。

顽猴探头树枝间,蟠桃哪有灵枣鲜。灵枣不仅样子小巧“灵”珑,与其他果子相比,身上确实有股灵气儿。

“一日吃红枣,六十不显老。”枣不仅是一种美味果品、养生食材,还是一味滋补良药,能健脾养胃、补中益气、养血安神。在山村寻常百姓家的院里院外,经常能见到灵枣树的身影。

说到灵枣,酸枣是绕不过去的存在。灵枣树都是通过嫁接改良而来,坡坡岭岭常见的酸枣树便是它的载体、它的根,嫁接后枣树才有了灵魂。酸枣的棵,周身长满了针样的刺儿,老家一带叫“吃针”,山里人没有不被“吃针”扎过的,十分不讨人喜欢。然而这东西还真有它的“用武”之地。入

冬后,农人们一把桑杈一

把镰,坡上回来,桑杈两端便晃悠着两捆人见人躲、鬼见鬼愁的“吃针”,地头一插,一栽,一围,一摆,牛羊望而却步,鸡鸭展翅难进。

不由得想起了老宅山墙头那棵灵枣树。打我记事起它就存在,是父亲依托一棵“根正苗红”的酸枣树嫁接而来。柳树假活,枣树假死。每年春夏之交,“枯”了一冬一春的枣树,经过雨水滋润和暖阳照耀,积累的能量开始释放,每一片椭圆形的叶子都泛着绿油油的亮光,嫩黄的花蕾像是花界迟到的使者,延展着春的气息。

花开花落,孕育出的枣胎儿,开始汲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。嗅着秋的气息,缀满枝头的枣子,由青泛红,一步步出落成了灵动的模样。我们没耐性等熟透,隔三差五总要爬上去摸几颗,可能是没听大人的劝告,在哪场雨后摸了枣,那棵枣树后来“聋”了,不再结果,没过几年真枯掉了,成了永久的遗憾。

“庭前八月梨枣熟,一日上树能千回。”想想当年15岁的杜甫,在枣子成熟时节,一天里不知要上树采果多少

回,原来诗圣和我们彼此彼此,都是那么顽皮。

俗语“仁核桃俩枣”,潜台词是微不足道,可以忽略不计。但为什么不说不“仁苹果俩梨”,我理解是仁核桃、俩枣,一是少,二是小,更重要的是珍贵!那些年,母亲总会把不多的灵枣留一部分,晒干珍藏,有时药用,更多的时候是留到过年时蒸枣花馍。出笼的枣花馍,枣甜面香,氤氲交错,年味十足。可不是谁都能经受那枣花的诱惑的,孩子们常常将其悄悄抠了去。

由于谐音吉利、寓意美好,再加上枣子红的热烈、奔放,在我们这个崇尚喜庆中国红的国度,枣子备受人们的喜爱。结婚当日,新人的婚床上,红枣摆成“早”字,花生摆成“生”字,桂圆摆成“贵”字,莲子摆成“子”字,连起来就是“早生贵子”,可见枣子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,这也难怪,谁让它是灵枣呢。

岁月不改梦中味,喜气洋洋灵枣红。那红烘托着人们红彤彤的日子,那红映衬着我童年最真的梦。